



中国小说新势力

陈均 李云雷 张杰 / 主编

小说北大

王小波：茫茫黑夜漫游

刘震云：口信

曹文轩：《红瓦》节选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小说新势力

陈均 李云雷 张杰 / 主编

小说 北大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北大 / 陈均, 李云雷, 张杰主编.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6

ISBN 7 - 5012 - 2879 - 5

I. 小... II. ①陈... ②李... ③张... III. 短

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3243 号

书 名 小说北大

责任编辑 张 杰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戴文达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 版 北京世知萨隆文化交流中心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10% 印张 250 千字 2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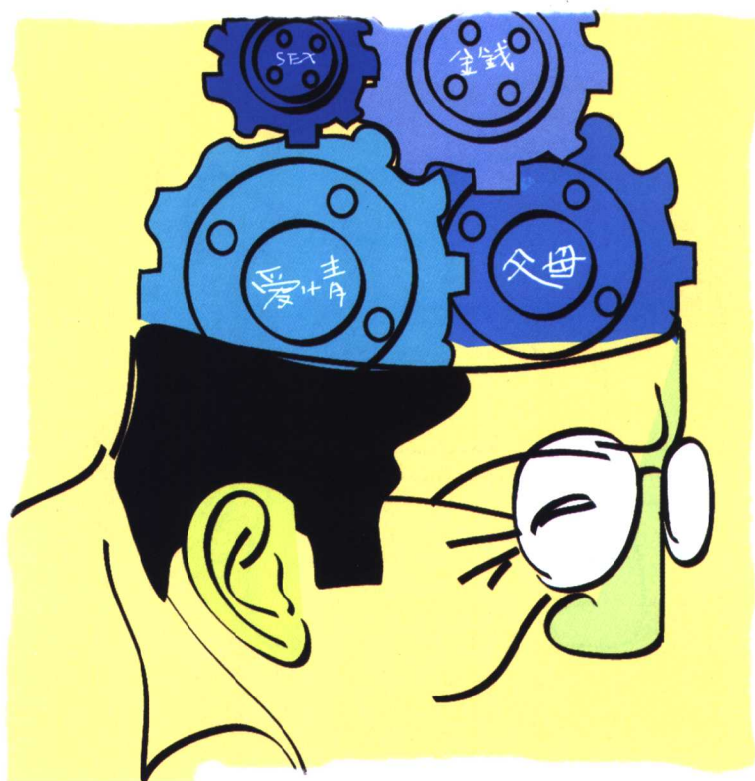
版次印次 2006 年 7 月第一版 200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距离的组织

胡续冬

(北大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记得我在北大读本科那几年，也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每个刚刚考进北大中文系的新生在系里组织的迎新大会上，都要接受老先生们的这样一番教诲：俺们这儿不是培养作家、诗人的，俺们只负责教大家文学史、文艺理论、语言学方面的基本功，趁早打消在这儿学成一个作家的念头吧。其实那个时候，老先生们的教诲有点多余，因为从 90 年代起，别说抱着当作家的目的来上北大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在上学期偶尔写写东西练练手的人比起 80 年代来也少了很多。这种“务实”的趋向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可以避免一部分对写作抱着不切实际的虚幻热情的学生在通往“文学疯子”的道路上越走越偏。但是，这种旨在剥夺学生们“务虚快感”的过度“务实”的趋向也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最明显的是，不但是那些喜欢在写作中重构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的人成了稀有物种，就连有阅读文学作品习惯的人数量也在锐减，即使在中文、外语类专业的学生中也是如此。我曾经连续几年在面试研究生的时候发现，很多学文学的学生对那些极为重要的小说作品根本就没有读过一行，但转述起各类文学史著述对

这些作品的评价来倒是倒背如流。

好在那些为数不多的致力于在“码字”的微型体力劳动中生产“务虚快感”的学生一届接一届下来，竟也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传统。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大多知道近20多年来北大在新诗写作领域里“业绩”斐然，但很少有北大之外的读者知道，在小说写作的领域里，北大其实也有一个沙漠里的内流河一般断断续续但却清冽甘甜的小传统。这个模模糊糊的“小说北大”传统虽然没有所谓的北大“诗歌传统”那般具有观念、技艺乃至人脉聚合的“薪火相传”的意味，但它却像网民们熟悉的一种叫做“断点续传”的下载模式一样，在20多年的时间里缓慢地积累出了一个容量巨大、功能超强的可执行文件，这个可执行文件一旦在北大这台越来越刻板的主机里运行起来，可以在一瞬之间清除掉藏匿在系统漏洞里的那些诱发求学苦闷、谋生抑郁、投机钻营、跳楼自尽的校园亚文化病毒，让我们对“大学”一词的理解最大限度地接近它所应该具有的博大而温暖的意义。想想吧，在20年前，当人们谈论校园自杀现象的时候，所举出的例子大多是因深陷写作的迷狂而走到绝路的校园文学青年，但2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社会新闻里看到的数量激增的校园自杀者，基本上都是过于绷紧的“务实”链条突然断裂之后的牺牲品，相反，那些时常在“务实”的大背景下开掘小说写作秘境的学子们，则在新的校园亚文化格局中成了最快乐、最健康、最有心灵的韧性和成长的丰富性的“幸运儿”。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说北大”传统并不包括民国时期北大的师生在小说上所作的种种探索，而仅仅指80年代以来，北大的学子们在观念和技艺的断层上重新开始的一个小传统。这个小传统有一个非常耀眼的特征，就是小说书写活动中的智性踪迹相当突出。一些熟谙“小说北大”的“家谱”的写作者乐于将这种智性特征上溯到1983级的中文系学生蔡恒平，尤其是他发表在校园油印刊物《启明星》上的小说《雪意和五点钟》、《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虽然在蔡恒平时代甚至更早一个时

期，从北大也走出过很多在当今所谓的“文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似乎只有蔡恒平通过北大校园文学独特的传播和传承路径获得了“小说北大”的某种滥觞地位。蔡恒平的滥觞意义在于，在北大校园写作的场域里，他至少开拓了三种“小说北大”的智性维度：其一，广博而充满善意的才华，这种才华在蔡恒平本人以及诸多的“后继者”（比如王雨之、陈均、王海威、胡少卿、马雁、饭饭、刘丽朵等）身上直接体现为诗歌、小说、散文的“三修”；其二，让写作由背负过多幻觉的“痛苦的迷津”变成在知识和生活、经验与想像之间穿梭自如的“快乐的秘境”（邵燕君、马力、王雨之、童月、张夏放、李云雷、徐则臣等人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强化了这一特质）；其三，如同他的小说《雪意和五点钟》与卞之琳的经典诗作《距离的组织》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暗示的那样，蔡恒平所开拓的“智性写作”在更开阔的视野中隐秘地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中充满活力和延展力的智性元素，这一点在“后继者”王雨之和陈均身上体现得尤其显著。

在一个常规的文学生态之中，写作者之间的聚合方式和作品的刊行、流通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作品的依存基础，作为一个微观文学生态系统的“小说北大”也不例外。纵观20多年来北大的小说写作者，他们在校园里组织社团、刊印同人杂志、寻找新的交流模式的历程竟像是现代社会以来文学交往方式之演变的一个微缩版：80年代以社团为主，“五四文学社”的小说创作组以其频繁而多样的文学交往活动强烈地刺激了校园里的小说写作；整个90年代以校园同人刊物的刊行为主，无论是90年代前期的那份在我看来极其优秀的刊物《空格二十》还是90年代中后期的《我们》、《原生》，都有效地形成了具有群落共识性的小说认知和小说实践；2000年之后，一个整合了北大中文系在小说方面的教学、批评和书写实践资源的同人网站“左岸”则把北大里面小说写作的交流和砥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大学”这个场域的特殊性来看，有效的文学交往活动不仅推动了

小说写作的精进，对于校园里越来越趋向于“务实”的人际交往模式来说，它更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在相互理解和信任中实现群体心智完善的成长可能性。

校园里的小说写作毕竟有其明显的局限，比如，现代小说所要求的复合性感受力、悖谬经验的洞穿能力、与生活的驳杂感相匹配的叙事功力就不是在校园求学阶段可以轻易习得的，尤其重要的是，校园里的写作者很少具备搭建一个完备的虚构空间所需要的那种厚积薄发的综合创造力。值得欣慰的是，这本书里的作者们很早就在校园里的书写实践中积累了可以使他们潜入更深入的小说世界的技艺基础，这些技艺基础虽然暂时不能转换成一个层次丰厚的虚构空间，但可以为写作者提供一套组织书本与现实、校园与社会、词语与身体、遭遇与想像、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叙事可能性的“心法”。再次借用卞之琳的诗名，这些技艺基础可以帮助作者们完成“距离的组织”，而从这种“距离的组织”到一个完美的虚构世界的成形，还有很多的内功要修炼。

写到这里，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为这本《小说北大》作序。虽然这本书中的很多作者都是我的学长、朋友和学生，但说到底，我仅仅是个懒散的诗人和不称职的教师而已，除了大学一年级时写过两篇丢人的小说，根本没有任何小说写作的经验。但愿我写下的这篇东西不会有误人子弟之嫌。

2006. 4 北京

目 录

序 距离的组织

第一辑 经典回眸

- 刘震云 口信到 / 1
王小波 茫茫黑夜漫游 / 26
曹文轩 《红瓦》节选 / 37
蔡恒平 雪意和五点钟 / 57

第二辑 颜色交叉的航迹

- 童 月 朱·紫 / 66
吴立雯 等 / 94

第三辑 校园里的故事

- 李云雷 假面告白 / 97
张 宏 英吉莎 / 110
邵燕君 大约在冬季（与爱情无关） / 118
童 月 有人敲门 / 133
叶 静 柿子树的故事 / 146
丰 子 秋之痕——罗斯手记 / 151

第四辑 爱情与桃色事件

- 李广益 四教 118 / 162
胡少卿 爱情这只猪 / 177
吴光富 M 的移情别恋 / 183
王海威 蝶舞 / 191

石一枫 在王府井 / 196
赵 瑛 比青春更贵 / 211
楸 帆 艳词三 / 220

第五辑 张望或出走

刘丽朵 社会新闻 / 230
饭 饭 私奔 / 260
马 雁 铁皮阿童木离家出走的故事 / 267
张夏放 小提琴之歌 / 270
马 力 午后的玩偶 / 282

第六辑 奇思妙想——想入非非

陈 均 猫君自白 / 295
徐则臣 养蜂场旅馆 / 304

后 记

■第一辑 经典回眸

刘震云

口信

九二七年，严老有让贩驴的老崔往口外捎了一个口信。

口外离山西严家庄两千多里。口外本来指内蒙，但在一九二七年的山西，却指河北张家口。严老有的大儿子严白孩在口外剿牲口。

严老有在严家庄给东家老万家当佃户。虽然是佃户，但嘴爱说话，见人爱搭腔，显得朋友多。一九二三年，严白孩十四岁时，严老有让他跟宋家庄的木匠老宋学徒。严老有跟老宋是熟人。虽然是熟人，但拜师时，送了老宋半腔羊。一年下来，严白孩能打小板凳了。但这年夏天，严白孩却撇下老宋，跟阉猪剿牲

口的老周跑了。严老有虽然跟老周也熟，但严老有认为，木匠是个正经营生，阉猪劊牲口见人说不出口。严老有想将严白孩捉回来，送给老宋。老宋却说：

“算了，他坐不住。”

严老有将严白孩捉了回来，绑在家里的条凳上，一绑五天。第六天，将老宋叫来，指着条凳上的严白孩说：

“坐得住呀。”

没想到严白孩在条凳上说：

“爹，我跟师傅不对脾气，没话。”

严老有兜头扇了他一巴掌：

“那你跟一个劊猪的就有话了？”

严白孩：“我跟他也没话，但我爱听猪叫。”

接着扯着脖子在那里学猪被阉时的声音：

“吱——吱——”

严老有叹了一口气，搓着手对老宋说：

“这畜生忒不着调！”

老宋在门框上“啪啪”敲了两下烟袋锅，站起身要走。严老有又将二儿子严黑孩拉到老宋面前，严黑孩比严白孩小一岁。严老有指着严黑孩对老宋说：

“要不你把他领走吧，这孩憨。”

严白孩跑的时候老宋没急，刚才严白孩学猪叫时他也没急，现在急了：

“憨就能当木匠了？你以为木匠都憨？”

瞪了严老有了一眼，蹒跚地走了。

阉猪劊牲口的老周胆大。周围村庄的猪阉完，牲口劊完，他突发奇想，要去口外；山西的毛驴都是从小口外贩来的，想着那里牲口多，劊牲口有营生。严白孩跟老周去口外的头天晚上，他以为他娘会哭，他爹会将他绑在条凳上。没想到他娘没哭，他爹也没绑他。他娘在麻油灯下计算到口外的路程。突然一声惊叫：

“两千多里，一天走七十，得一个多月。”

不为严白孩，为这路程，哭了。严老有在门框上“啪啪”地磕着烟袋锅：

“口外，脸生面不熟啊。”

严白孩：

“头两天不熟，挨脚就熟了。”

严老有：

“那就死在外边吧。从今往后，咱俩不算爷俩，再见着，顶多算一个熟人。”

严白孩随老周去了口外。一去三年，没有音信。想着严白孩已经十八岁了。严白孩走后的第二年，严老有将严黑孩送给魏家庄做豆腐的老魏当徒弟。严黑孩虽然人憨，但心里明白着呢。学做豆腐三年出师，但严黑孩一年半就自己回家开了豆腐坊。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挑着豆腐挑子，顺着山梁沿村喊：

“打豆腐——”

“严家庄的豆腐——”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晋东南风调雨顺。严老有给东家老万家种地，严黑孩挑担卖豆腐，两年下来，家里竟积了五十银子。父子俩合计，翻拆了三间西房。看着新房新院，严老有说：

“我靠！”

这年秋天，同是老万家佃户的老马得肺气肿噎死了。老马一辈子不爱说话，生前除了爱喝酒，冬闲还爱到镇上看人斗蛐蛐。看着看着自己也斗上了。最后弄得跟蛐蛐比跟人近。家里一顶破毡帽，也拿到镇上当赌注。死后连棺材钱都没留下。老婆孩子，准备裹条席把他埋了，严老有出了两块大洋，给老马买了一副薄板棺材。老马老婆没说什么，东家老万感动了。老万把严老有叫过去问：

“你跟老马也是朋友哇？”

严老有：

“不是呀，他活的时候毒，俺俩不对脾气。”

老万：

“不对脾气，你还给他买棺材？”

严老有：

“兔死狐悲，一块扛了十几年活，不是朋友也是朋友了。”

老万拍着脑袋想，点了点头。将账房先生叫来，让拿出五块光洋，给老马办丧事。出殡那天，酒席摆了四桌。东家老万亲自来吊了唁。老马生前虽无人缘，死后却极尽哀荣。出殡那天晚上，老马老婆来找严老有。老马老婆是个麻子。

老马老婆：

“老严，棺材一入土，我才知道，我成了寡妇。”

严老有见她提棺材，忙说：

“千万别提钱的事，东家那里也别提，都是朋友。”

老马老婆：

“是老马朋友，再答应他老婆一件事。”

严老有：

“你说。”

老马老婆：

“大姑娘十六了，到你家做媳妇。”

严老有一愣。

老马老婆：“我脸上麻，姑娘脸上不麻。”

老马老婆走后，严老有老婆笑了：

“两块大洋，买个媳妇儿，值。”

严老有兜头啐了老婆一脸唾沫：

“她这是送媳妇儿吗？她把全家都送来了！”

又摇头：

“老马一辈子没心眼，我也小瞧他老婆了。”

又看刚翻拆的西厢房：

“全是这房给闹的。”

老马老婆的意思，现在是十月，离腊月剩两个月，年关前把喜事办了。喜事办可以，但喜事办给谁，严老有却有些犹豫。从年龄讲，应该办给严白孩，可他现在在口外；从对家里的贡献